

大美敦煌

DAMEI
DUNHUANG

方健荣 选编
Jiang Jianrong

大漠敦煌

DAMEI
DUNHUANG

方健荣
Jiang Jianrong
选编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大美敦煌 / 方健荣选编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-7-80588-808-8

I. ①大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1222号

大美敦煌

方健荣 选编

责任编辑: 田 园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773121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>

印 刷: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21

插 页: 2

字 数: 300千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~4 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808-8

定 价: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《大美敦煌》编委会

主 任：林 非 高 平

副主任：高 凯 马步升

委 员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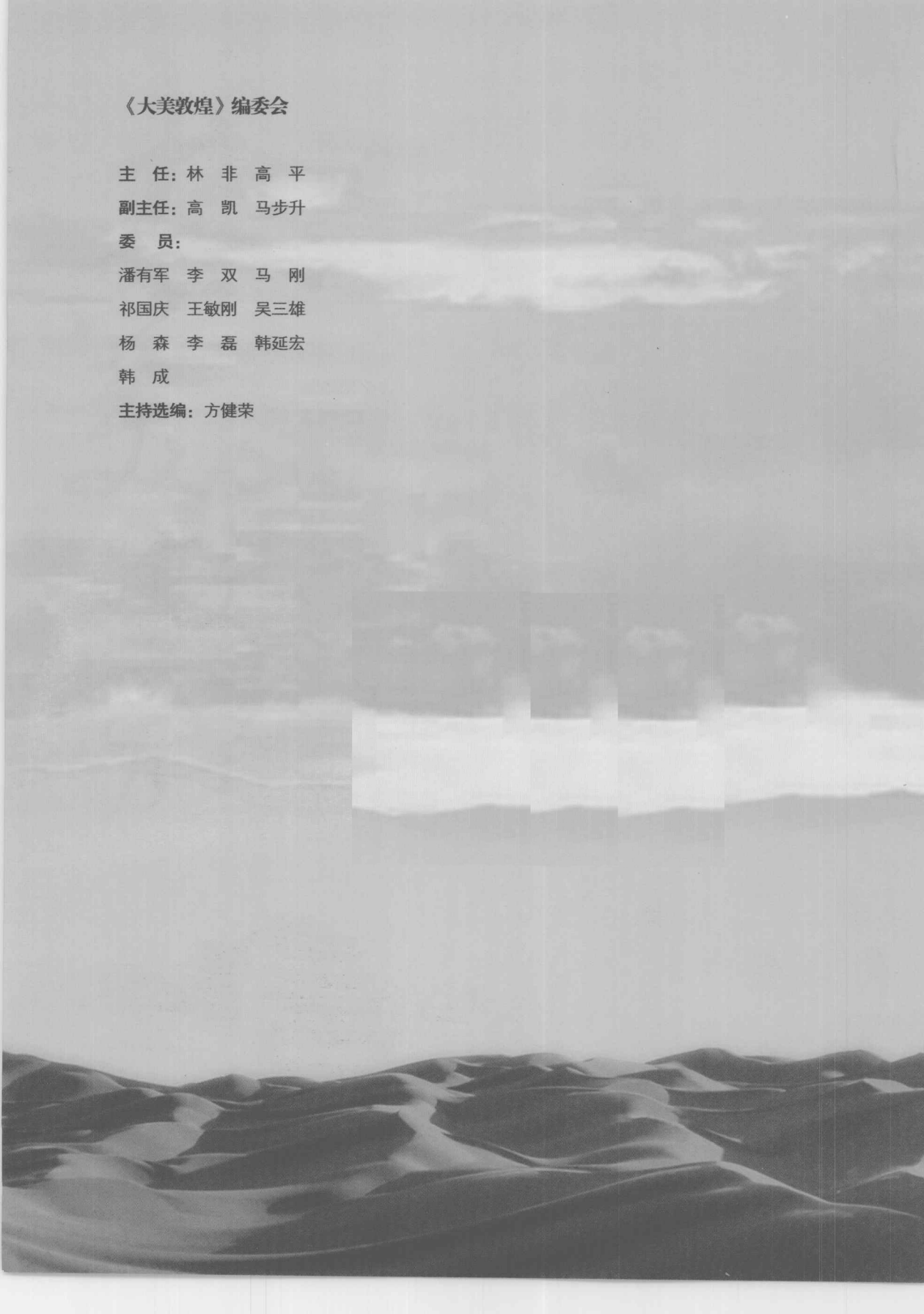
潘有军 李 双 马 刚

祁国庆 王敏刚 吴三雄

杨 森 李 磊 韩延宏

韩 成

主持选编：方健荣



序 言

林 非

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不仅可以走到世界的尽头，还能够横穿整个人类色彩斑斓的生存姿态和文明历史，甚至可以触摸到整个人类的生活状况及其隐秘的心灵。公元前138年，在长安的帝国使者张骞就是如此，手持节杖，翻越秦岭，渡大河，穿越犹如刀锋一般窄长的河西走廊，再荒芜“盐泽”，横渡西域“城廓诸国”，过葱岭，入中亚，第一次张开了东方帝国的远眺之眼，也第一次发现了生命的辽阔性和苍茫大地的内在潜力。

这条道路，就是名扬千古的丝绸之路。它既是历代英雄旌旗漫卷和马革裹尸的漫长征途，也是驼铃叮当与商旅绵延的贸易通道，更是中西文化之间引进、输出乃至碰撞、演变的纷繁孔径。在这条路上行走，不是与敦煌擦肩而过，就是与敦煌闪亮地相遇，这种光芒的对话，绵延了一千多年的茫茫时光。多少人的生死，离散，梦想，征战，都如花朵般破碎、沉淀，和随风远逝。唯独敦煌却如心灵的珍宝，在时光的淘洗与高擎之中，成为人类精神的至高圣地，它是整个人类的血液和思想喂养成的雪莲之花。

即使在当今的敦煌，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，还是多种文明混合成的迷离的味道，充满了容纳、渗透和流变的雍容与自由的气息。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，恐怕都难以让人在拜谒与瞻仰之中，身不由己地发出牵动灵魂的喟叹和赞美，并且

会再三地弯下腰身，满心虔诚，向着寂寞而又神色灵动，灰暗而又光彩夺目的文明和艺术顶礼膜拜。

这本书从敦煌出发，每位作者都找到了接近神圣的理由。尤其如常书鸿、段文杰等一批敦煌人，不仅用生命守护敦煌，更以灵魂的震颤，咏叹着敦煌。他们跟敦煌血肉相连，生死相依。常书鸿、段文杰、高尔泰、潘絜兹、史苇湘、欧阳琳、萧默等人，都与敦煌有着类似的密切联系，为敦煌作证，也被人们记住。他们对敦煌艺术、文化的弘扬与保护，研究和阐发，以及对敦煌那种舍却一生的热爱与献身，已经成为叙述敦煌文学的话题。

刘白羽、冯骥才、冯其庸、高平、林斤澜、余秋雨、张抗抗、周涛、贾平凹、林染、北岛、王家达等人，以其对艺术和生命的高度体悟，将自己与敦煌在不同时间与境遇中的神会、识见和观察，梳拢洋溢文采的笔端，字字珠玑，响遏行云，独辟蹊径又气象万千，满怀虔诚且出神入化。在这里，特别要提及的是，本书中的《莫高窟》一文，是秋雨先生最新的修改之作，较《文化苦旅》中的原文更为宽泛博大，发现和感悟更为悠远畅达。

这些行走者顿悟生命和参透敦煌的文字，与其说是敦煌对他们的赋予和启发，不如说它与才人名士的相得益彰，也是每个人建立在自己心中的关于“圣域”的心灵之签。本书当中，还有一些与敦煌有着多种渊源的外籍作家和学者的上乘佳作，如井上靖、平山郁夫，不管他们距离敦煌如何遥远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在他们的内心中，总有一丝对敦煌乃至河西大地、整个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景仰之情。

敦煌的魅力显然是超出了它在中国的范围，也超出了亲历与向往者的“到此一游”，乃至朝觐和拜谒的想象。敦煌从来都是屹立着的，也是多维的，它自身散发的光亮来自于四方，也一如既往地烛照着四方，它始终照亮着无数人生中的一

条叫阳关的大道。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到现在，落寞于西北一隅的敦煌，俨然是一个艺术的“圣地”，和精神与灵魂上的“香格里拉”。在当代，无论怎样的艺术，都可以从中找到原点，也都可以得到天启般的辉映与箴言。这绝对不是标榜和夸张，我甚至觉得：任何一个艺术的人，如果不来一次敦煌，也许就无法提升自己的胸襟和视野，无法破解艺术之所以永恒的秘密。

一批中青年的写作者也走近了敦煌，敦煌注定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在这里可以从容淡定，洗净身心，忘却烦恼。生命和灵魂的污垢注定要被冲刷干净。筱敏、马步升、杨献平、雒青之、周佩红、莫小米、梅洁、晏苏、王若冰、阿贝尔、第广龙、胡杨、洪烛、朱金晨、孙江、吴佳骏、非我、方健荣、刘学智、马旭祖、史德翔、秦川、关瑞、周兵、夸父、陈思侠等人，对敦煌乃至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的参悟和解读，都各具神色。这样可以使阅读者登高俯视，屹立于三危山的顶颠，览尽河西走廊历代战乱的烽烟，乃至苍生风物的古往今来。杨献平在其散文《莫高窟：从神灵到众生》中说，敦煌是古代平民艺术在今天的空前胜利（大意）。当然，是文明在流变时的那种婉转与优雅，痛苦与安详。是隐身于荒野的旷世之美、黄钟大吕和天籁之音。尘世的每一个人，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前生今世，也能够从那些简单笔调中，发现自己生命乃至灵魂的某些轨迹。王若冰、雒青之、雨沙等对敦煌“伤心史”的不同探询，使我们更加从特定历史背景中认识到敦煌的阔大、深刻、矛盾、宏厚，这是一个盛满尘世夙愿、现实梦想、苍天诸神、芸芸众生的微缩的人间和上天的混合体，一座艺术的都城，一阙内心的宫殿。阿贝尔、孙江、朱金晨，在丝绸之路上最光明的阳关行走中，收获无边的诗情，了悟人生的真谛。敦煌，因之在青年作家的笔下，焕发出更加贴近心魂的大美。

马克斯·拉斐尔在其《理解艺术的挣扎》一书中说：“艺术作品始终是自然（或历史）和心灵的综合。因此，它获得某种因素所不具有的自主，这个独立性是人类所创造的，因此它有着心灵的真实。”其实，敦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一个传说，一个建立在尘世上的朴素宫殿和心灵幻影，它在流变中固定自我，在传播中兼容并蓄。敦煌大有大无，大偏僻又大自在，大沉默又大喧哗，大简单又大庄重。是宗教，是信仰，是神灵，又是众生。面对敦煌，无论是怎样形容和赞美，她都可以容纳。如这本《大美敦煌》，它是丰富的，沉思的，疼痛的，由此及彼的，也是衔接紧密，始终外溢的。从中，不仅可以窥见敦煌及其蕴藏的多个层面，还可以领略到整个河西走廊斑驳、混血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质朴自顾的现实境况。

应当说，这是一本硕儒和名士际会、前辈与后生同台，有着典藏价值的美文汇编，她展开的是百结柔肠、烟云苍茫的敦煌之梦，也是一部思接千载、内省自察的高拔之境。但这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，因为真正庞大与无尽的敦煌，总是会向着更多的人群，更多的时间展开。相信会有更多的人，从过往到未来，在丝绸大道、风尘砾石之上，会像来到、又来到、再来到、还会来到的人们一样，脚步沉实，神色虔诚，络绎不绝地瞻仰。

此书的选编者方健荣先生，是一位诗人和散文作家。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弘扬敦煌文化，从事文学创作。在敦煌有这样继往开来和发扬光大的文化使者，真值得庆幸。

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静淑苑

目 录 | CONTENT

常书鸿	坚守敦煌 ……1
	乡音……6
段文杰	敦煌之梦(节选) ……9
刘白羽	敦煌秋日……16
北 岛	远行……18
冯骥才	游佛光寺记 ……20
	《人类的敦煌》序……23
余秋雨	莫高窟……27
	阳关雪……35
高尔泰	在敦煌……39
贾平凹	梦城……44
井上靖	西域印象……46
	访玉门关、阳关……48
林 非	千佛洞掠影……53
周 涛	河西走廊……60
平山郁夫	敦煌之行……62
张抗抗	海市……65
潘絮兹	敦煌的回忆——40年代一个青年艺徒的探求……69
史苇湘	初到莫高窟……76
欧阳琳	忆敦煌……85
施萍婷	打不走的莫高窟人……89
萧 默	《祁连山下》之外的常书鸿……95
关友惠	段文杰的敦煌情缘……105
周振鸿 张琳敏	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……113

雒青之	再说王道士……123
冯其庸	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……129
高 平	敦煌莫高窟半月记……133
林 染	天边的敦煌……138
羽 毛	锦诗之美……140
刘 言	一个人与一座城……142
林家平	莫高窟风情画(二题)……145
孙 江	细数流沙访阳关……149
胡 杨	莫高窟的盛宴……156
洪 烛	敦煌的飞天……158
关 瑞	月牙泉……162
何生祖	最忆是敦煌……164
韩维民	酒洒阳关……168
阿贝尔	阳关故人……171
晏 苏	渥洼池思马……175
第广龙	敦煌七里镇看树……183
杨献平	莫高窟:从神灵到众生……189
莫小米	画出那条长线(外一篇)……196
朱金晨	古道阳关……199
梅 洁	楼兰的忧郁……203
夸 父	汉玉门关考察记……206
陈思侠	阳关三叠……209
刘学智	阳关大雪……212
王若冰	道士塔前……214
姜生治	佛爷庙湾记游……223
马步升	魔鬼城的震撼……225
秦 川	探访湾窑墩……227
李若锋	走近敦煌……231
马旭祖	阳关大道……234
周 兵	敦煌随想……236
庐 野	寻找疏勒河……240

周佩红	莫高窟随想……242
王兰玲	留在阳光里的辙印……246
王家达	深夜,我站在孤魂的身旁……251
林斤澜	骆驼……258
筱 敏	鸣沙流山(外一题)……262
史德翔	心中一弯月牙泉……265
非 我	高山先生……275
许 实	敦煌之恋……281
北 海	莫高窟……284
边振虎	天边的雅丹……292
单之蔷	斯坦因不知是“强盗”……295
雨 沙	蒋孝琬,这一个敦煌的魔影……298
肖 也	敦煌山庄遐想……304
吴佳骏	记忆中的敦煌……307
范 婉	夜夜敦煌入梦来……313
尔 邑	玉门关漫记……317
方健荣	阳关的风吹……322
编者小语……325	



1943年3月24日，我们6个人盘坐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共进晚餐，我真有点不习惯盘腿而坐，而会计老辛却坐得非常自如。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具——灯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，是用木头剜成的；灯苗很小，光线昏弱；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；主食是河滩里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；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韭菜。这是来敦煌的第一顿晚餐，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。

我的秘书，原来是天水中学的校长老李，久患胃病，经过旅途的疲劳颠沛，终于病倒了，躺在土炕上呻吟。一个同事提醒我，教育部临时给的那点经费，因为另外请了三位摄影专家，他们从重庆乘飞机来就花了我们整个5万元筹备费的1/3，加上我们来时一路上的开销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，而且这里物资昂贵，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更困难的是，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，东面是三危山，西面是鸣沙山，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15公里戈壁滩以外，在千佛洞里除我们之外，仅有上寺的两个老喇嘛，下寺的一个道人。因此，工作和生活用品都得到县城去买，来回路程有40多公里，走戈壁近路也要30多公里。而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，往返至少一天一夜。

在万籁俱寂的戈壁之夜，这些牵肠挂肚的难题缠绕萦回，瞻前顾后，深夜难寐。半夜时分，忽然传来大佛殿檐角的风铎

被风吹动的丁当响声，那声音有点像我们从安西来敦煌骑的骆驼铃声，抑扬沉滞，但大佛殿的风铎丁当声却细脆而轻飘，不少风铎同时发声就变得热闹了。渐渐，大佛殿的铃声变轻了，变小了，我迷蒙蒙地仿佛又骑上骆驼，在无垠的沙漠上茫然前行；忽而又像长了翅膀，像壁画中的飞天在石窟群中翱翔飞舞……

忽然一块从头上落下来有飞天的壁画压在我身上，把我从梦中惊醒，窗外射来一缕晨曦，已是早晨七点多钟了。我起身沿着石窟走去，只见一夜吹来的风沙，在好几处峭壁缺口处像小瀑布一样快速地流淌下来，把昨日第44窟上层坍塌的一大块岩石淹没了。有几个窟顶已经破损的洞子，流沙灌入，堆积得人也进不去了。我计算了一下，仅南区石窟群中段下层洞窟较密的一段，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淹埋。后来，我们曾请工程人员计算了一下，若要把全部壅塞的流沙清除，光雇民工就需要法币300万元。我一听，吓了一跳。教育部临行给我们的全部筹建资金才只有5万元，何况已经所剩无几，叫我们怎么雇得起呢？

我和大家商量，流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。眼前首先是这些积沙如何清理，但没有经费雇民工，怎么办？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，但是大家的工作情绪都很高涨，大家想了不少主意。后来，我们从王道士那里听说他就用过流水冲沙的办法。于是我们便试着干起来。我们雇了少量民工，加上我们自己，用了两个春秋，从南到北，终于把下层窟洞的积沙用水推送到0.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，这些沙又在春天河水化冰季节被大水冲走了。

因为这里原来是无人管理的废墟，三危山下和沙滩边的农民已习惯把牛羊赶到千佛洞来放牧。当我们来到时，春草在戈壁上尚未长出，老乡们赶来的牛羊经过沙漠上的长途跋涉又渴又饥，又渴又饥的牲畜只有拼命地啃不多的几棵杨树的皮。我再三向牧民交代，但他们没有办法使饥饿的牛羊不啃树皮。为了加强管理，保护树木以防风沙，我们建造了一堵长达两公里的土墙，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。

仲夏的敦煌，白杨成荫，流水淙淙，景色宜人。在这美好的季节，我们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。当时人手虽少，条件也很艰苦，但大家初出茅庐，都想干一番事业，所以情绪还不错。我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：测绘石窟图，窟前除沙，洞窟内容调查，石窟编号，壁画临摹等。



为了整理洞窟，首先必须清除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。清除积沙的工作是一件工作量很大的劳动。雇来的一些民工由于没有经验，又不习惯于这种生活，有的做一段时间便托故回乡，一去不返。为了给他们鼓劲，我们所里的职工轮流和他们一起劳动，大家赤着脚，用自制的“拉沙排”一个人在前边拉，一个人在后面推，把洞中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，然后提闸放水，把沙冲走。民工们粮食不够吃时，我们设法给他们补贴一些，使民工们逐渐安下心来。据县里来的工程师估算，这些堆积的流沙有10万立方米之多。此外，还要修补那些颓圯不堪的甬道、栈桥和修路，植树，等等。这些工作，我们整整大干了10个多月。当看到围墙里的幼树成林再没有牲畜破坏而生长得郁郁葱葱、我们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往来时，我心里充满了喜悦。

随我来的两个艺专学生，他们对工作很热心，但困难的是在敦煌买不到绘画的颜料、纸和笔，他们便十分节省地使用从兰州带来的画纸和颜料。他们还自力更生，到三危山自采一些土红、土黄等土颜料。他们是画国画的，临摹了一些唐代的壁画，觉得很有兴趣。以后在调查洞窟内容时，他们都选择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品作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。我用油画颜料临摹了几幅北魏的壁画，那摹本的效果很像法国野兽派画家罗奥的作品。

在洞窟编号工作中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遇险故事。当时我们没有长梯子，只靠几个小短梯子工作。一次，我们调查九层楼北侧第230窟的内容，大家便从第233窟破屋檐的梁柱中间用小梯子一段一段爬上去，我们工作结束时，小梯子翻倒了。这一来我们都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，悬在半空洞窟中，成了空中楼阁里的人了。一个姓窦的工人出主意，从崖面的陡坡向上爬。陡坡大约七八十度，下临地面20多米，从第232窟大约要爬十几米的陡坡才能上到山顶。大家都面带难色，这时，只见姓窦的工人动作敏捷地爬到了山顶。艺专的一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，但没爬几步，便嘴里大喊着“不行”停住了，只见他神色恐慌，进退两难。我想试一试，刚爬两步，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，用大力一踩会蹬出一个窟窿，没想到脚下的坡面像岩石一样坚硬，一脚踩下去，像被弹回来一样，反而站立不稳，差一点摔下去。惊惶之中，我的一本调查纪录本也失手掉在坡上，立即飞快地下

滑，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飘飘荡荡地落下去。我只觉得身体也在摇晃不定，像是也随着本子落到崖下。后来，还是我让山顶上的老窦回去取来绳子，把我们一个个拉了上去，才结束了这一场险情。以后我们做了两个长梯子，再也不敢冒险爬陡坡了。

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了。三四个月过去了，重庆一直没有汇来分文，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，债台越筑越高。为了借钱和筹措职工生活用品，为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等事项，我日夜忙碌。有些事情要进城办理，无论严寒盛暑，或是风沙月夜，我一个人跋涉戈壁，往返城乡，每次近30公里之路，搞得我精疲力竭，困顿不堪。更使人忧心的是，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，随时会有险情发生。昨夜第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，因虫蛀而突然倒塌，今天，查时又发现第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块脱落。随之而来的，便是我们一阵艰苦的补修劳动。这些文物补修工作，不敢轻易委托民工，怕他们搞坏，我们只能亲自动手修复。

还有更可怕的困难，就是远离社会的孤独、寂寞。在这个周围20公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孤洲上，交通不便，信息不灵，职工们没有社会活动，没有文体娱乐，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。形影相吊的孤独，使职工们常常为等待一个远方熟人的到来而望眼欲穿，为盼望一封来自亲友的书信而长夜不眠。一旦见到熟人或接到书信，真是欣喜若狂，而别的人也往往由此而更勾起思乡的忧愁。特别是有点病痛的时候，这种寂寞之感就更显得突出而可怕了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一位姓陈的同事，偶受暑热，发高烧，当我们备了所里唯一的牛车要拉他进城时，他偷偷流着眼泪对照顾他的人说：“我看来不行了，我死了之后，可别把我扔在沙滩中，请你们好好把我埋在泥土里呀！”后来他在医院病愈之后，便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。类似的情况，对大家心理影响很大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会找到自己头上。的确，如果碰上急性传染病的话，靠这辆老牛车（到县城要6个小时）是很难救急的，那就难逃葬尸沙丘的命运了。在这种低沉险恶的境况下，大家都有一种“但愿生入玉门关”的心情。但对于我这个已下破釜沉舟之心的“敦煌迷”来说，这些并没有使我动摇。记得画家张大千曾来敦煌进行“深山探宝”，临走时半

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我们先走了，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，这是一个长期的——无期徒刑呀！”

“无期徒刑吗？”我虽然顿时袭来一阵苦恼和忧愁，但还是坚定地表示了我的决心。我对他说，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“徒刑”的话，那么这个“无期徒刑”我也在所不辞，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神圣工作和理想。虽然是这样回答了他，并决心经受千难万险也干下去，但是眼前的现实实在令人愤慨，一种灰溜溜的不祥预感常常袭上心头，一场更残酷的打击正向我扑来。



乡音

很多老朋友听到我的口音，总要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一讲话总是乡音满口。几十年，难道学不会一点普通话吗？”其中最会逗我的，就是郁风。我们见面时，她总要说：“还是那样健康和孩子气……那样家乡口音！”这差不多是我们久别重逢后一种亲切的见面礼。

经过“十年动乱”后，1978年我们在北京见面之前，我先打电话告诉她我的住址，并说我和李承仙最近为全国科技大会画了一张《攀登珠峰》的油画，请她光临指教。这次她并未当面在电话中点出我不会讲普通话的老毛病。我以为郁风的热情和天真的性格已为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从灵魂深处给铲除了，我心中打了个寒噤。但后来我看见她写的介绍我们画的《攀登珠峰》的文章中，开头就是：“他（指我）还是那样带着杭州乡土口音打电话告诉我……”这说明郁风还是郁风，对我的乡音还是坚持那样顽固的意见。

她的意见还是正确的。的确，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中，我用百分之百的乡土口音讲话时，往往会使我陷入啼笑皆非的困境。尤其是有几次到外国去的时候，使随同出去的翻译摸不着头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常常记起我1927年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方光焘对我说的话来：“要学好语言，必须从拼音着手。把口音咬得清，咬得准。”方光焘是研究语文的专家，1928年我们同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补习法文。法国老